

婆媳矛盾激化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云南省砚山县偏远的红泥塘村。前年的7月,村里一个名叫张春香的女孩嫁给了同村的小伙子梁仁科。婚后不久,梁仁科的母亲和张春香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两个人很快从言语不合发展到大吵大闹,婆婆甚至一度把儿媳赶回了娘家,这场纠纷一直闹到了妇联。张春香回到娘家不久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可是当她带着这个消息来到婆家的时候,婆婆的态度不但没有因此好转,反而更加恶劣,甚至开始动手打张春香。

婆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认为儿子结婚时间这么短,张春香又回过两次娘家,却这么快就怀孕了,孩子一定不是梁仁科的。这样的怀疑让张春香非常气愤,但丈夫事事都听婆婆的,她只能再次回到娘家。可是,没想到这一次她却被哥哥、姐姐挡在了门外。没有地方住的张春香只能在哥哥家的房子旁边用塑料布搭了一个小棚子,在里面放了一张床住了进去。几个月以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张春香临产了,附近的接生婆都不愿意来,只有姐姐在一旁帮忙,折腾了6个多小时以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

因为哥哥和姐姐的家境都不宽裕,生下孩子后没多久,张春香就开始背着孩子下地干活。缺乏营养加上沉重的劳作,使张春香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而更让张春香难以忍受的是,梁仁科不但从来没看望过她和孩子,还到处和村里人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村里的闲言碎语就像一把盐,撒在张春香原本就已经受伤的心口上。

踪影全无的当事人

两个月以后,张春香决定和梁

《第一线》追踪报道—— 难以执行的离婚案

在云南省砚山县法院执行局,局长马玉权经常会面临各种难题,在两起离婚案的执行中,当事人不是失踪就是用暴力抗拒,在这些难以预测的情况面前,马玉权并没有退缩……

仁科离婚。但是,在离婚之前,她决心做一件事,那就是给孩子和梁仁科做一个亲子鉴定。经过医院的DNA比对,证实孩子确实是梁仁科亲生的。这时候,梁仁科才提出要抚养孩子。一个月以后,法院宣判,张春香和梁仁科离婚,孩子由张春香抚养,梁仁科需一次性付给张春香抚养费9000元。

案件判决后,砚山县法院曾先后派出几组执行人员多次来到偏远的红泥塘村,却连梁仁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最后,这个案子的执行被交到了执行局局长马玉权的手中。有着十几年执行工作经验的马玉权也觉得这个案子难办。

为了把梁仁科堵在家里,马玉权在半个多月中,每天在凌晨或是傍晚出发,赶到红泥塘村。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样的突然袭击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很显然,村里有人在给梁仁科通风报信。

针对这个情况,马玉权发动了张春香的亲戚们,告诉他们只要有消息就随时和自己联系。随后,马玉权还找到红泥塘村的主任请求协助。可是村主任告诉马玉权,如果是在家里找到梁仁科,恐怕仍然很难执行,因为梁仁科的母亲非常厉害,连他都不敢和她正面接触。

悉心劝导浪子回头

一晃3个月过去了,梁仁科的下落还是不明,而这段时间里,张春香的生活更加困难。孩子因为从一降生就营养不良,张春香为了给孩子看病已经花光手中的积蓄,而且带着孩子,她很难找到工作。

马玉权多次找到张春香,了解梁仁科可能躲藏的地方。张春香一直没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直到最后她才想起,前不久,梁仁科买了一辆拖拉机贩运粮食挣钱。马玉权的调查重点马上转移到了附近的集市,因为他相信,梁仁科可以为了

躲避执行不回家,却很难把原来的生意放弃。

集市之间往往相距很远,路又难走,可马玉权还是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走遍了附近的十几个集市。很多商户并不认识梁仁科,马玉权只能挨个向他们描述梁仁科的相貌特点。在市场里,终于有人说,梁仁科刚刚开着拖拉机往丘北方向去了。丘北位于砚山县西北的山区,马玉权知道去那里的一条近路,于是马上带人赶了过去,在路边等候梁仁科的出现。随着一阵拖拉机的轰鸣声,马玉权和同事们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这个失踪几个月的负心汉。

拦住了拖拉机的去路,马玉权并没有像同事们预想的那样把梁仁科训斥一顿,而是平静地和他讲起了张春香几个月来的艰苦生活。一开始还准备抗拒执行的梁仁科很快流下了眼泪,他没有再说什么,把车钥匙交到了马玉权手上。拖拉机后来被拍卖了8000多元,全部作为抚养费交给了张春香。

一次危险的执行

砚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不同,执行中遇到的困难还有很多。在去年5月的另一起离婚案执行当中,马玉权就遇到了危险。

几年前,砚山县阿三龙苗族乡

的一对年轻人张朝荣和王朝芬结婚了。但是结婚几年后,二人因为没有生育而互相怨恨,最终到法院申请离婚。判决后,张朝荣却一直不肯按照判决中规定的,交出女方应得的那部分财产,还对前去执行的法院工作人员出言威胁。马玉权找到一批很有执行经验的同事,仔细研究了被执行人张朝荣的情况后,赶往阿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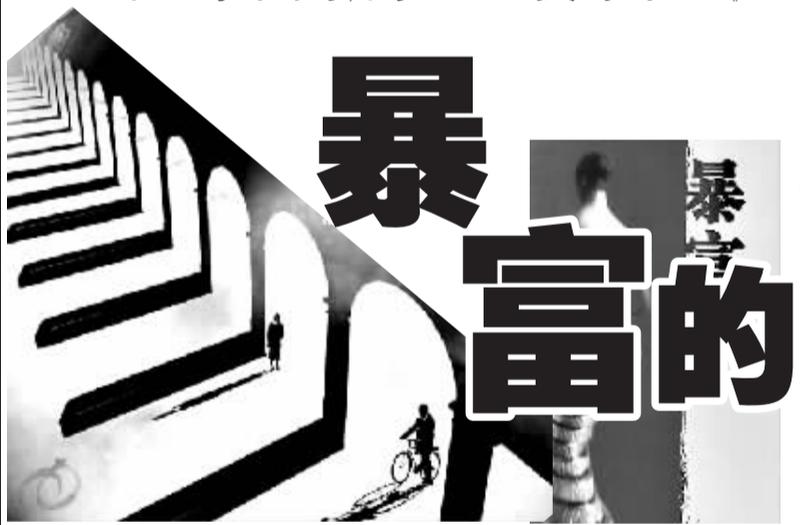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他们特意选择了大部分人都已经下田干活的清晨时分。来到张朝荣家,马玉权当着其家人的面宣读了法院的判决。但张朝荣及其亲属全部拒绝执行判决,马玉权决定对几个主要抗拒执行的人实行拘留。可是车刚刚开到路口,就有一些被张家煽动来的村民把车拦住了,警车被砸得稀烂。

危急之时,马玉权想到自己也是苗族人,有语言优势,便下车试图向村民们解释事情的原委,却被不明真相的村民围在中间撕扯围攻。拳头、农具纷纷向马玉权袭来,镰刀都顶在了马玉权的脖子上,形势十分危险。20分钟后,附近派出所民警赶到这里,才救出了马玉权和其他几位法官。

就在当天下午,张朝荣和另外4个带头抗拒执行的村民被公安机关拘捕,并且依法受到了惩处。在这起事件中,马玉权和几位同事多处受伤。但是,通过对抗拒执行的那些人的处理,却在这个偏远的苗家山村开展了一次无形的法制宣传,很多人通过这件事才明白,法院的判决,哪怕是夫妻间的家事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本文素材由央视《第一线》栏目提供

初出牢门,何以一夜暴富?《天网》为您揭开——



2005年12月以后,广州本田系列轿车被盗窃案件突然激增。仅2005年12月和去年1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110指挥中心就接到了“本田雅阁”被盗的报案达70余起,最多的一天竟然接到了9起类似报案,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万元。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侦查员接到了第72起本田系列轿车丢失的报案。



本田相继失窃 警方锁定目标

两个月的时间里丢失了70余辆广州本田轿车,警方将目光锁定在了固安县的韩签树身上。韩签树,男,绰号“韩千万”,曾因在京参与盗窃本田系列轿车入狱两年,2005年12月刑满释放。出狱后的韩签树在当地承包了计算机学校,经营着渔场,做着多项生意,并且多次捐款给县里修路,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固安县远近闻名的富翁,还当上了固安某村的村委会主任。他的浪子回头让固安县的百姓赞叹不已,这些本田轿车的丢失会和他有关吗?

韩签树家所在的村子经济很不发达,村民的房子年久失修,多数很破旧。可在村子里面的韩签树的家,就像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那个大宅门一样,与周围的民居形成了强烈对比。

但是提起韩签树,这里的村民都交口称赞:“要不是韩签树,村里还是那几条小土路,一下雨就泥

泞不堪,一刮风就尘土漫天。现在小土路都铺上了沥青,村里的变化多亏了韩签树。”韩签树在当地的口碑非常好。在百姓眼里,他不仅是富甲一方的富翁,而且在村民急需帮助时,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不求回报。

这样一个让村民赞不绝口的大善人怎么会和犯罪嫌疑人挂上钩呢?但侦查员的心中存疑,韩签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却能在出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承包起计算机学校和渔场,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

数日跟踪调查 罪行初露端倪

随后,侦查员开始对韩签树展开了暗中调查。在对韩签树的至亲进行调查时,侦查员更是发现了重重疑点。韩签树的亲戚和韩签树一样,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但是却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赚到几万元。虽然这不能直接说明韩签树有经济问题,但是至少能够证明韩签树和他的家人在经济方面很不正常。于是,警方决定对

韩签树进行24小时监控,看看他们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韩签树的表现始终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每天到点上下班,下班之后一般都会到高档一点的饭店和朋友小聚,吃完饭也是正常回家。从他白天的作息时间里,侦查员找不到任何疑点。可很快侦查员就发现,虽然韩签树白天的活动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到了深夜,他的行为就变得很诡异。

去年3月5日凌晨,从警方拍摄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此时已是夜深人静。有个黑影突然冒了出来,直奔韩签树的车,这个黑影就是韩签树本人。他上车后迅速开车走了。跟踪韩签树的侦查员发现,韩签树并没有马上离开固安县,而是在县城里分别接上几个人后就上了高速公路,直奔北京方向。

偷车销赃造假 犯罪格外猖獗

一个小时以后,韩签树的车又一次出现在了侦查员的视野中,果不其然,在韩签树的车后跟着一辆

黑色的广州本田轿车。但是这辆车并没有跟随韩签树回家,而是开进了一个小院子。第二天,侦查员在调取北京市机动车被盗窃案的案发信息时,发现北京果然有一辆黑色本田车被盗了,而这辆车悬挂的车牌与跟随韩签树开进固安的那辆车的车牌完全吻合。3月7日,这辆车在固安的某小区被找到,它的

车辆条形码和车牌已经全部被更改。在接下来的跟踪中,侦查员发现,只要韩签树从北京带回几辆本田车,北京就肯定有几辆本田车被盗,而且这些车的内饰和车身的划痕跟北京的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由此,侦查员推断韩签树已经重操旧业。

为了将这个盗车团伙一网打尽,侦查员并没有立即抓捕韩签树,而是继续耐着性子对他进行跟踪调查。很快,在韩签树又一次作案时,侦查员们发现,韩签树每次盗车得手后,都会尽快将车开往内蒙古方向,找当地一个叫许海强的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许海强就是帮助韩签树销赃的人。

经过跟踪韩签树的夜间活动,侦查员发现每次韩签树偷完车,都会将车直接开往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的主人叫白素光。白素光和韩签树是在一个监狱服刑的狱友,二人都曾因参与机动车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有着类似的经

历,所以两个人很投缘,出狱后也一直没有断了联系。每次韩签树将赃车送到白素光这里后的第二天,车辆的条形码就已经被修改。很显然,白素光就是韩签树盗车团伙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接着,侦查员又在一些从广东寄来的包裹中找到了假车牌,其种类之齐全,犯罪分子之猖獗,令侦查员们十分震惊。

新法规新制度 收购赃车违法

掌握到这些证据之后,侦查员们决定在韩签树再次前往内蒙古运送赃车的时候将这伙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4月21日,韩签树再次和他的同伙深夜开着赃车前往内蒙古。在韩签树和他的同伙上飞机关掉手机的一个小时时间里,侦查员将在固安县的几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从韩签树的家中,侦查员收缴车辆解码器1套,改号工具1套,假手续和假牌照10余套,钥匙坏若干。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韩签树承认了他在北京盗窃广州本田系列轿车4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以前收购赃车的行为是按照刑法第312条规定以“收购赃物罪”定罪的,但是侦查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买赃人购买的是赃车,所以只能对赃车进行罚没。而从今年5月11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将该行为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按照该规定,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如果实施了买卖、介绍买卖、典当、拍卖、抵押等行为,就构成了该罪,将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涉案车辆价值超过50万元,则属于“情节严重”,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本文素材由央视《天网》栏目提供